

海派小品集丛

许道明 冯金平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潘序祖集：

饭后茶余



90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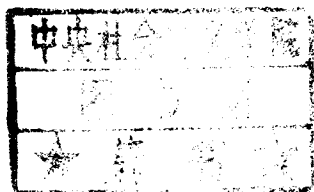
J266
117

海派小品集丛



潘序祖集：饭后茶余

许道明 冯金牛 选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郭 玲
装帧设计 周建国

潘序祖集：饭后茶余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字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ISBN-7-5432-0148-8/I·19

定价：6.50 元

前 言

当下海派文化、海派文学之类，不只被人说得眉飞色舞，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呼唤，文人雅士们不甘寂寞，“扑通扑通”地一个一个“下海”，大有北上西进、全面辐射的怀抱。时代新分子一激发，文学也会随之大转换，势所必然也。

其实，在传统的眼光下，海派再张狂、再妩媚，也难以摆脱“庶出”的命运。自它正儿八经来到这个世界，已近百年却从未享受过如今的荣光。它本出诸清末民初的梨园，与“京派”相对应而存在。两派最初虽有纷争，彼此却并没有特别的过不去。京派大师梅兰芳 1913 年第一回到上海，硕大无朋的海报给他的印象并不坏。在他大名之前冠以“敦聘初次到申独一无二、天下第一青衣”的字样，这在北京更是不曾有过的。不知是受用抑或惶恐，梅博士倒用了心考察了沪上剧目、舞台、灯光的种种，满脸是“很有些愉快和兴奋”的神色，甚至回到北京后，还说“受了海派的熏陶，得了许多实际的好处”。这实在是令人留恋的气氛。

大概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情形才有了改变。不少在北方住久并住惯了的文化人随政治中心的移至宁沪一带，最终失却了旧京都的依恃，纷纷来到南方。本来，南下便南下嘛，麻烦的是他们偏对南人的“学风”、“文风”很不以为然，下车伊始，便生出了不少讽刺挖苦的冲动。鲁迅骨子里

与“京派”的因缘并不浅，他初来乍到上海，对十里洋场文化人的作派也是很有些看法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是著例。在老人家是松松爽爽的“一瞥”，落在海派文人身上的却是“才子加流氓”的沉重一击。大约两年后，“京派”重镇沈从文一味的天真，假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将海派文人的丑态大大地编排了一番。说沈从文攀附伟人、谬托知己是很可冤枉的，不过，他曾读过《上海文艺之一瞥》大可不必怀疑，他再三再四地申言，鲁迅等人虽身居海上，却不属海派，也是白纸黑字。小辈们的你来我往，免不了生出许多闲气，鲁迅似乎看不下去，出来讲话了——《“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京派”和“海派”》等三篇杂文已删削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尖锐，代之以透彻而平实，对京海两派分别从现象到本质作了个性的定位。之后，两个派别依然存在，但似乎少有人再有兴味议论了，而它们在革命和反动较量冲突的巨大身影下也显得影影绰绰。八十年代以降，京味作品与海味作品时有问世，不过已与往昔的“京海”之别并不是一回事了。

鲁迅是说清了这层秘密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

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京派”与“海派”》)目下坊间为海派文学正名的人,无论是硕学还是新秀,大都忘不了这只现成的援手;“近商”、“帮商”,商品经济对海派文学的制约和影响,大抵成为他们立论的发脚点和归宿。

海派散文小品作为海派文学殿堂的一角,亦当如是观。因着传统的养育和由现实刺激而萌蘖的人生需求,散文小品在现代中国文学中是最有光彩的部门。朱自清曾认为它是一个“优先繁荣”的部门,最初的发展“绚烂极了”。海派自然也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较之“京派”,逊色得多。海派真正摆出大架势,推出大台面的季候还在三十年代中,当在京海闹过别扭之后。大抵对高压政治的共同反感和普遍畏惧,使它们彼此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并且在几个头面人物的动作下合好交欢。《论语》、《人间世》、《文饭小品》、《宇宙风》之类刊物的作者阵营便是明证。鲁迅终于也有些“糊涂”了,他在《“京派”和“海派”》中说:“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他所谓的“一路”,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小品领域。他的“糊涂”,大概包孕着巨量的轻蔑,因为他对高压政治一如既往地持有直面和抗争的态度。所以,全盛期的海派散文小品实际上是海上文人逃避政治压迫并且还得到京派文人同情和支持的产物。它们不是战斗的牟利通,不是匕首和投枪,大体确为远离现实风涛中心的小摆设。这类审美倾斜当然不伟大,但并不一概是麻木和沉醉,寄沉痛于悠闲的况味也不短少。其中相当数量的篇什宣叙着普遍性的人生感受,不仅是那一时期人们心灵写真的代表,后世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从中得到些启悟。不是英雄,未必都应

鄙薄，普通人的情怀多有可议之处，却自有其特别的体贴和亲切。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对它们的看法固然不乏崇高感，但终有过苛之嫌。执著于唯一的文学尺度，赢得了可能有的锐利和深刻，却牺牲了应该有的富丽和绚烂。

都市生活的快速节奏，实际上是与它背后的某种悠闲无聊相对应存在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固然是上海的特色，囿于写字间里的无聊散淡和亭子间里的狭促清贫，也是不该有的疏忽。海派散文小品对都市风景线的表现有学着法国拉博的模样“坐在头等车上”的，也有躺在兆丰公园的草坪上望着天空出神的；有胡闹的笔调，也有闲适的情致。随着京派小品作家的精神加盟，周作人式谈天说地的悠闲，废名式顾影自怜的风姿，梁遇春式旁征博引的快乐，也点化着海派的散文小品。上海社区文化的开放性，加强了散文小品吸附各类风格的能力，兼容并包，注重实利。它们对异域舶来品的趋鹜自然不用赘言，终究出诸中国人的手笔，那种按时下新名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并不多。绅士与名士、市井气与书卷气相杂相陈。一如海派人物，其日常生活享受，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可是，长衫马褂，坐了流线型汽车，到红庙或城隍庙叩头烧香拜神求签，也不足为奇。这几乎已是常识。懂得了这层，便懂得了海派散文小品的大半。

上海人在中国是最会花样翻新的一群，说得漂亮些，上海人有独到的创造精神，喜好时髦，敢领风气之先。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巧上对常轨大都取漫然的态度，对流行色和轰动效应却乐此不疲。刻意捕捉那些新奇的感觉、印象，竭力地把现代人的呼吸，现代生活的全景和节奏，缩入短小的篇章中去，大抵是它们共通的特色。以往相当发达的絮语

体,依然保持着它的幅员,那种本出诸和静的抒情似乎更谐和着个人性格的基调,本土的神韵和外来的幽默相渗透,雅驯和俗谚相溶合,显现出活跃的体貌。当然更多的还是来自都市生活的刺激,敏感和细腻地表现瞬间的感触,发挥哲理大义,点透现代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各色人等的众生相,并且大都最没有架子,往往信手拈来而尽得风流。倘若以往的上乘小品多在比才情,那么海派小品则在比感觉;倘若以往上乘小品多在追求醇朗和圆熟,那么海派小品则趋赴尖新和效应。它们机敏灵活,变化多端,有某种“魔术”味,它们以没有执着的个性而形成自己特殊的个性。一阵风一阵雨,一如街头的女孩子,今儿流行红裙子,明儿黑头发又飘起来,只要是最新的最摩登的,她们大都难以按捺住激动,日新月异为她们心向往之,而海派散文小品在表现技术上也是以日新月异为理想的。

对人的存在与价值的发现,曾使“五四”的散文小品留心于人生世俗的体察和描写。以身边琐事为对象,观照人生真义,领略人生情味,追求生活风趣,几成一时之好。二十年代末,社会矛盾和作家思想的转向改变了散文小品的题材走向,连写过《背影》、《荷塘月色》的朱自清都发出了“这个时代,‘身边琐事’说来说到底无谓”(《欧游杂记·序》)的感叹。海派散文小品却继续发展了“身边琐事”的传统,甚至因为有些话不便说不敢说,硬是在题材取向上由社会退向个人,并且还褪去往昔这类题材的理想,加重加浓了对于人生风味的吟诵,加重加浓了散文小品的消遣性品格。它们多无堂皇的用心,供人休憩解颐,避风息凉占去了大半的功能,犹如一丝微笑,一声叹息,一勺冰淇淋,一把五香豆。几乎没

有什么惊人的思想，更谈不上艺术的坚致，然而它们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漩涡中的市民心态。日日紧张的生存条件和善于精打细算，养成了沪上民众普遍关注努力和积累，对实惠的追求和对自身精力的宝爱往往使他们不太计较品位格调，唯痛快、新奇、有趣是上。这类十字街头的审美趣味大不同于象牙塔的审美趣味，失去了严肃却获得了通俗。正是这种通俗化，连同现代化，使海派散文小品在满足读者消费的同时，也刺激了作家的生产。

总之，同政治保持距离和对商品经济的适应是海派散文小品发达的原因，它与传统中国文学大异其趣，从而也蒙领诟病。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海派散文小品也确有它的负面，畸形的都市生活以及由它制约的整个社区文化给海派散文小品也带去了相当不健康的东西。历史上有“良性海派”和“恶性海派”之说，海派文艺中的市侩气、西崽相在散文小品领域中也并不少见。不过，因此而将它一笔抹杀，也是一种病态。特别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现代化文艺，发展社会主义海派文艺，历史上的海派散文小品，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的。

潘序祖是位老作家，尤以散文小品活跃于三十年代的上上海文坛上。人们长期对他采取冷待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民族感情所推出的道义法则，使我们咀嚼过周作人、钱稻孙这类人物的苦味。周作人曾是我们民族杰出的子孙，钱稻孙学养富赡，而他俩都背叛过生养他们的这块土地。潘序祖也是稍有失跌的。日伪时期，他曾三次参加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他的《日本印象记》和小说集还在第三次大东亚文学家大会上获大东亚文学奖，这是很令人惋惜的。他是安徽芜

湖人，生于1902年，常用笔名予且。三十年代时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任教，同时发表创作作品。他的随笔多由同有光华背景的赵家璧刊载在《中国学生》杂志上，是很得时人好评的。四十年代初为前期《万象》月刊编委。建国后曾在上海沪光中学执教。主要散文小品著作有《予且随笔》（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1年）、《饭后谈话》（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鸡冠集》（上海四社出版部，1934年）、《霜华集》（上海知行编译社，1944年）等。

读潘序祖的小品，仿佛劈面迎上了一个书生。闭户读书涵养了他对知识广泛的兴趣，他懂得那样的多，但又那样的杂。或谈天说地，或讲史论学，或叙轶闻掌故，他都付诸同样的热情。他的那些最自然而不假思索的篇什，犹如苦旅者在茫无边际的沙漠里发现了一片绿洲，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愉悦；他的那些最富智慧而又相当简练的篇什，犹如一个被放逐的哲人面对滚滚尘世所发出的半清醒半昏眩的呓语。当然，他更多的时候是任意放谈，活现着神聊的风采，摆脱不了玄学，不时也显得相当平庸。不过，无论怎样，“趣味”还是他的中心，他的那条风景线是属于市民的。市民惯常的兴趣，街头巷尾的情调和茶楼酒肆间的意兴，养就了他的作风。消遣性，对潘序祖的读者来说是一种向往，而对他本人来说，则是思想和行为的方式，甚至还是他的事业。

潘序祖是沪上知识者的某种代表，属于本位的个人主义者之流。他虽然不及周作人的清峻，但周作人为他说出了他这类人的心态——“‘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雨天的书·喝茶》）。当他披上平实的装束时，他确实是个艺术化的

生活者，而当他失却自制时，他已拜倒在“媚俗”和“自娱”的衣裙之下。潘序祖的散文小品有可读性，也值得读，因为它们具有海派小品某种范式的意义。

抒情对于潘序祖似乎并不是胜场，他擅长于说理，一如他在讲坛上面对青年学子时的作派。收于《霜华集》中的几篇议论青年修养的文字，一半来自职业的暗示，一半恰是为着标能擅美。从抽象的层面看，并不是全无道理的，而那种执着于从实际生活中寻觅小视角的苦心，也是值得称道的。差不多同期，潘序祖的安徽大同乡朱光潜也在写谈青年修养的篇章，不过朱氏却是“京派”的中坚。于是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京海两派的某种分别。他们同样讲究理趣，同样追求亲切，但是朱光潜骨子里还是不脱教训味，他雅驯得多，有执着于范畴和系统的乐趣，而潘序祖更随意些，想到什么说什么，范畴、系统这类劳什子在他是无所谓的。朱光潜是严肃的，潘序祖是洒脱的；朱光潜忘不了他的学者身份，而潘序祖甘愿在市民中闭目养神。朱光潜是痛苦的，沉重的，而潘序祖则有足够的快乐和轻松。

本集选文除明显的文字误植予以改正外，一律按初版原貌排印。集名系选编者所拟。

许道明

1994年10月

目 次

饭后谈话	1
吃饭的艺术	7
何以解忧	16
淡巴菰	24
茶之幸运与厄运	29
龙凤思想	34
福禄寿财喜	38
酒色财气	43
医卜星相	47
天地君亲师	57
扑克面孔	61
说“高”	63
机会来的时候	65
剩余快乐	67
生活的梯阶	69
谢谢你	71
荣誉	73
八个仇敌	75

碰壁	77
一向好吗	79
朋友	81
人生不如梦	83
快乐之方	85
如意	87
精彩	89
说虚假	91
说老实话	94
贬值的人生	98
炫和隐	100
差不离	102
毛笔	104
论找事	108
论男女做朋友	112
屋角的蛛网	116
坐车与步行	119
头和脚	121
哭与笑	125
忙与闲	128
不求人	130
论招待朋友	132
顾到对方	134
过年	136
啤酒	138
月饼	142

钥匙·····	146
且予随笔(节选)·····	150

饭后谈话

司提芬生(R. L. Stevenson)在他著的《易形奇术》一书中之第一页,便露出一句“饭后的脸”(After Dinner Face),深能引起我们的想像和注意。读者或者已经是刚吃过饭的人,看到此处,也许要有意无意地对镜子看几回。

谁的房中没有镜子,又谁没有饭后的脸,吃过饭定要洗脸敷粉的人,定然是对于饭后的脸,是深有研究的。

我忖度着吃过饭定要洗脸敷粉的是女子,尤其是年轻的女子。我找一个年轻的女友,问她饭后的脸是个什么样。

她被我一问,脸就红下来了。很惊讶的将手夹打开,脸凑着镜子,看了一过,陡然向我笑道:

“什么样?并没有什么呀!”

她接着一阵巧笑,我于是整个的迷了。

回家,觉得这事满透着滑稽。连大文豪都写不出什么是一个饭后的脸。何况我的女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

仔细一想,女子饭后之对镜,注意的不是饭后的脸,乃

是化装后的脸，对镜不是考察饭后的脸，乃运用她的思想，怎样敷粉，画眉，点唇，然后可以妩媚动人。因此我的女友被我一问脸才会红起来，她才会用手夹中镜子照一照，照过了才会巧笑。

红脸，照镜，巧笑，三种动作，是含了一串意思在内的。这一串意思，当然是：

“他问我，难道我脸上弄脏了吗？照照镜子看，没有污点，仍旧是妩媚的，所以就笑起来了。这一笑，不啻就是说，现在脸和饭后化装的脸是一样的好看。你是在和我取笑罢。”

这层意思，她也知道，我也知道，读者也知道，然而都不说出来，意境的确是微妙的。

红脸好，照镜也好，巧笑更好，我们全都默认了。不知是不是饭后的脸？

我也曾自己思想过，到底我自己饭后的脸的是一个什么样式。想照镜子，却始终未能如愿。我是一个忙人，一个礼拜中有三十六点的课堂生活，廿四点支配到预备书，看报，浏览杂志，提笔写字，吃饭吃点心上去，已经觉得不够，而此廿四点钟内还要抽出十点钟消磨于电车汽车人力车上。吃了饭捞起冷手巾来在嘴上擦一次，就算了事，那有工夫去照镜子？所以始终就没有看过饭后的脸。

记得有一次宴会，我吃酒醉了。回来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耳旁一个声音和我说：

“你看你的脸，睁开眼睛照照镜子罢！”

我说：“照什么，不过是难看罢了！又有什么希奇！”

说着哈哈地笑了一阵子，也不知道怎样糊里糊涂的睡着了。

又记得有一次大病之后，刚用过了水饭，母亲说：

“很丰腴一个面庞，如今变成这个样子了。”

母亲说着满透出疼爱我的样子。我心里难过得很，桌旁虽有镜子，我始终未敢取之一照，我怕看我自己瘦黄的脸，增加母亲和我的难过！然而两次的空闲机会，就这样地失去。

我方才说的照镜时不是饭后的脸，有了饭后的脸，而不敢照镜子，境景是迥然不同的。不过失去饭后之脸，却是一样。

假设我们立意要看饭后的脸，我们所得的，是不是如我们想像的一样？或者就是司提芬生所说的那个脸？这都是一个疑问。

我们现在可以对镜而坐，叫仆人进来命他去买一盆蛋炒饭，对镜而食，且食且视，食毕而后复对镜详窥。好了，我们不是已得着饭后的脸么？恐怕读者要笑出来说这是照镜时之态度，非饭后之脸也！

这话是一些也不错的。社会上许多好东西，因为认真一考察，便毫无趣味了。一个美人脸，显微镜下便是一根根粗毛附着皮，就不说显微镜，看久了也是生厌的。人总不承认自己的脸是丑恶的。但是为何对镜久视而生厌惧之心？

社会上许多好东西，等我们一注意便消灭了。像“怎当得那临去的秋波一转”一个意境是好的，谁都承认。读《西厢记》的人，谁不想跳入书中去做张生一享“秋波顾盼”的福。但是我们说好，我们并没有看见莺莺的眼睛是怎样的。就是张生，又何尝看清楚呢？再说切实一点，写书的人，也没有看清楚过。大家都说好，把那个情景放在脑中描摹想像，心里觉得安慰，这便美妙了。

当我们写情书给爱者的时节，发出去之后，我们便能忆想到对方接信时是怎样的喜欢。我们不但能想到对方的动